祥符縣志

10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6
K35H73
1739
V.10

北齊河清元年夏四月黃河清

隋

大業四年春三月彗星掃文昌至房而滅

唐

永徽六年夏大水害稼

開成十一年秋九月乙未有彗見於房長三尺

大順二年秋七月癸丑夜相國寺火大雨暴至平地水深數尺火益烈延燒民居三日不滅

天祐元年秋九月汴人進白兔

五代

唐長興二年夏四月汴州火

周廣順三年夏大水

宋

建隆三年春二月相國寺火燔舍百區

冬十一月壬申歲星熒惑合於房

乾德二年夏地震

五年秋地震

太平興國二年春鑿汴金明池有龜出萬餘數
六年秋汴京後苑產瑞穀一莖七穗
九年秋汴西民獻白鼠二
雍熙二年夏旱
三年秋八月大雨霖
端拱二年夏五月暴風起東北塵沙曀日人不相
見三日
淳化元年夏六月大風雹
二年春正月丙戌熒惑犯房第一星

三月大旱蝗

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花開

冬無氷

至道元年汴京有鵖百餘萬飛翔有聲

或云突厥雀

咸平元年春正月戊寅汴之西北大雷雹

五年秋八月龍圖閣端木生或有文成字或如北

斗星或如蛇形

景德元年春正月地震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

此事各志俱削弗書是也然祥符得名以此故及之

二年夏大旱有黑竈甚衆沿汴水而下

冬無氷

三年夏大旱

四月竹有華

五年春正月雨木氷

天禧二年夏五月得小龍二

真宗迎奉聖祖至穀熟於聖母舟中幢節上得
小龍二如茅山池中物畜於禁中已而忽失一
守者求之不獲是夜聞雷聲有光如火照爭闘
翌日失者復至即遣使送還茅山池
秋九月產芝五十本
七年秋七月戊辰大風
冬十月地震
大聖七年夏六月丁未玉清昭應宮火
明道元年秋八月修文　殿成王戌火

慶歷元年冬十一月甲午雨藥

三年冬十月上清宮火

四年夏六月大旱蝗

至和元年春正月疫

五年夏五月己丑地震

治平二年秋八月庚寅大雨傷稼

四年冬十二月壬子夜睦親宮火

熙寧元年夏五月開化坊醴泉出

秋七月至冬十一月地震者五六數刻不止有聲如

雷民舍摧折壓死者甚衆。
三年秋九月壬子三司火
冬十月雨木氷
六年冬十二月開封府火
八年春二月雨木氷風霾
九年春正月雨木氷
紹興四年春閏二月癸卯雨雹
秋七月甲子禁中火地震
元符元年春三月宗室宮院火

[illegible]二月丙申雨雹

夏六月壬寅集禧觀火

大觀元年冬十月獲雙首龜於黃河

政和二年秋七月玉芝產禁中

三年夏至北郊有黑氣長數丈繞祭所

五年春禁中芭蕉連理

七年夏五月二魚落汴京殿上

秋九月掖庭大火

宣和元年夏五月茶肆中龍見

夏五月汴中大雨水高十餘丈

六年夏有賣果男子孕而生子

七年春有婦人生髭鬚長六七寸詔度爲女道士

夏四月甘露降

秋八月有鴞鳴於郊宮端誠殿

靖康元年春二月丙子夜汴京火

元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雨血沾衣皆赤色

至正三年秋七月大水

十四年春正月滹河氷五色皆成花草如[illegible]

日方解

十七年夏四月文廟後蔡河灣水底夜有牛鳴月

餘方息

二十一年十一月黃河清凡七日

明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夜太陰犯房熒惑入氐

九年春正月庚辰夜太陰犯房宿

宏治六年春正月有大星殞光芒燭地是年冬大

雪深丈餘

十二年夏白豕見

嘉靖元年冬十二月雷電雨雪

十三年夏五月瑞麥一岐二岐三岐至五岐者三百餘本

十七年春大饑

三十二年春大饑

隆慶四年夏四月儒學竹林中產芝五色俱備

萬曆三年夏四月十六雨氷雹

雍正四年十二月黄河清一月

五年嘉禾生大有年

六年嘉禾生大有年

七年嘉禾生大有年

十三年春三月慶雲現

辨誤

梁

今指祥符爲梁然非周所封之梁也左傳僖公

夷吾將奔翟郤芮曰梁近秦而幸焉不如之梁

十九年梁亡傳梁伯好土功民弗堪也秦將襲我秦遂取梁是梁與秦鄰其非今祥符明矣杜預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後漢志云夏陽有梁山蓋古梁國乃係今陝西郃陽縣為周平王少子唐封邑與祥符逴濶祥符名曰梁自以戰國惠王始不以周之梁名也書此以辨舊志名梁之誤

魏

今叙指祥符為魏然亦非周所封之魏也左傳襄

二十九年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是魏原係周同姓之國或又以爲畢公高所封史記云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後絕封而子孫有畢萬者事晉獻公佐晉滅魏晉以魏賜畢萬爲采邑由左史以觀是畢氏乃滅周同姓之魏而有魏土者也魏風云寘河之干又曰彼汾沮洳魏地枕河面汾乃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是與今祥符尚隔大行黃沁豈能相及祥符名曰魏者亦自以戰國惠王始不以周之魏名也書此以辨舊志名

魏之誤

直走大梁非國都

史記孫武傳附孫臏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考是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其時魏尚未徙都大梁也故不曰國都而曰大梁乃田忌直走之者以大梁係魏之重地且將爲徙都之計在所必爭故扼其吭而拊其背耳至通鑑綱目改直走大梁句爲直走魏都夫顯王二十八年之大梁其非魏都明

吳通鑑綱目於二十九年大書云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以二十九年所徙之都而預書於二十八年所戰之地似乎差誤一年抑或另有書法如凡例所云分注有遂言其終者耶自改此二字以後於是後世譚兵事者悉曰田忌孫臏乃擣其國都故必救也豈知當日原非國都哉非國都而曰國都疑賢者一時之疎書此以辨通鑑綱目直走魏都之誤

吹臺即平臺

古之梁苑云在浚儀即祥符也吹臺即梁孝王平臺矣乃宋梅聖俞詩云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於是元王惲力辨之以爲吹臺非梁孝王臺乃梁惠王臺也聖俞詩確鑿可證且孝王國於梁自是梁郡在今歸德府睢陽宋城之間李白所作梁園吟正指此開封在漢爲陳留郡非孝王封内則吹臺烏得爲孝王臺耶中州勝覽一書因詳爲釐正然余以爲亦有不盡爾者謂孝王都於睢陽則可謂

大梁非梁之封內且臺非梁孝王之臺則不待
前漢書文三王傳云梁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
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
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
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註云平臺
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是知梁封域甚侈三
百餘里則固居睢陽而包開封所謂築東苑三
百餘里者非眞苑有三百里之大乃三百里之

外猶有苑所及焉如淳以爲離宮是也且以爲大梁之離宮尤是也則吹臺確係平臺梅都官之詩王仲謀之辨未必爲典要之論又考王幼學綱目集覽云大梁今陳留浚儀古汴州也漢文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後徙睢陽是梁王封原在大梁後乃徙都睢陽耳泥其徙都之域而遂遺其始封之地因至高臺曲池竟從榛莽閒悉移而去則梁園疑案千古聚訟不息矣余故辨而出之使知吹臺即平臺志中如枚馬諸

賢是以悉載流寓而無藝文亦入菟園等賦[illegible]

此以辨中州勝覽梁臺之誤

（識遺）

尹文子云魏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覆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棄於遠野無何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

玉工望之再拜而立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列士傳云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鷂二百

餘可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
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
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無忌於是名益
彰

汪鄰幾行營雜錄云太祖初受幼主命北討至陳
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
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
大搜索僧紿云皆四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升
梯勢且發鑰忽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

累年不曾開者甲士乃止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世多疑之行營雜錄云藝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遊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眞無善飲能歌嘗歌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眞位及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徧訪之終不能得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亦交木陰下揖上曰別來安否上大喜引入宮一如平時抵掌浩歌上曰久欲

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默不言再叩之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數日辭去上酷留之後忽失所在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燦然上心方喜俄忽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上即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宣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遥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

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中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已遐昇矣太宗即位

周必大玉堂雜記云祥符中封禪記竣宰相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閒宴今日可矣遂引羣臣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羣臣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忽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illegible]觀少焉至一所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書[illegible]

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殊恭上亦
答之頁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
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元妙之旨而牢醴之
屬絕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
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
惜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歸臣下因以請於
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也羣下自失者
累日竟不測何所後亦不復再往云
崇文院即三館也李燾長編云梁遷都汴貞明中

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謂之三館
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湫隘纔蔽風雨周廬
徼道環於其側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
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
即詔有司於左升龍門裏舊車輅院也別建三
舘輪奐壯麗甲於內庭二月甲辰朔詔賜名崇
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
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
有西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

正副本分八萬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王

云祥符中秘藏四庫書皆武弁趙球收藏萬卷

表上之特授三班官終中右侍禁

周密癸辛雜志云東京天京橋上有奇石一大片

上有天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

畫眞異物也近移置汴京文廟中今不知所在

開封府治在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宋四朝

志云開封府尹率以親王爲之號判南衙凡命

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

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癸辛雜志云開封府尹題名起於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後衙有臘梅一株虬結人以爲奇遂號梅花堂云

歐陽修五代史馮道贊云余嘗得五代史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凝家青徐之間爲虢州司戸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

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
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
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
不可以一手并汚我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
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
封尹聞之白其事于官爲賜藥封瘡厚恤李氏
而笞其主人
行營雜錄云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眞宗
云陛下昔日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之不復居

和維愚見紀忘云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
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酒銀燈破
夜涼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
三十六聲更點長注水雲序宋北狩事詩云亂
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
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袍上尚
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蕃內帳樓五更絕柝
再鼓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
更者也考其緣起宋太祖卜世於陳摶摶詩曰

勿狩二帝爲兀朮埋土中亂箭射死三人姓名
不見史傳忠臣義士泯泯無聞附載於此爲梁
生色
元郝經使宋賈似道幽之眞州十六年棘垣鑰戶
甚嚴狩獵及伯顏伐宋宋懼以禮送經歸經歸
之歲汴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詩云霜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纍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
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時中統已改至

元南北隔絶未聞也故曰中統十五年虞人以聞帝惻然命以帛書送存秘監袁桷題詩云一寸蠟丸憑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按此絶與蘇武事類然蘇武事乃常惠私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謂武等在某澤中因匈奴詭言武死故也雁足繫書原非實事郝經則實獲之于金明池

元至正十七年潁亳妖寇僞太保劉福通遣賊縱火燒汴梁諸門城樓後元將泰不花等以

四面城門止留五座以通往來餘八門俱[illegible]
年城中文廟後蔡河灣西至安國橋河水底乇
夜二更後輒聞牛鳴大聲震地四更方息如是
月餘或謂汴城謂卧牛形城將陷故聞牛鳴炎
年果爲劉福通攻陷迎小明王居之

明周憲王朱有燉定王子也少有志性負才覺甚
博學工詩古文辭旁通繪事而楷篆尤冠絕一
時所臨摹晉唐諸名賢法書妙入山陰父子堂
奥問世稱爲東書堂帖人多珍藏之建文時栽

抑諸藩以父被譏莫能自白遂上書引為己罪乞從末減安置臨安成祖登極詔王復國親製純孝歌賜之所著有誠齋集樂府家訓牡丹譜諸書正統四年薨謚憲以封建例不入傳誌此

少保于忠肅公祠在大梁門內公巡撫河南後還本兵及被刑日天忽陰霾都人嗟嘆夫人流山海關夢公曰吾形殊而寃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翌日夫人喪其明會奉天門災公形見火光中帝臨視憫其寃乃詔貰夫人

人歸又蔓公還目光目復明後復官賜謚忭梁特建耑祠祀之有贍田百畝市廛二百楹入其税辦祭祀今亡有矣

鼓樓在縣城內安業坊臺高三丈上建樓下置甕門通東西行路自築建之後敝壞不修俗諺言復脩則有河水之患故抑而弗治號破鼓樓嘉靖初鎮守太監呂憲排衆議復脩煥乎改觀卒無水患鐘樓在縣城內新昌坊規制畧如鼓樓而高崒聳峙過之上懸巨鐘以警昏曉宣德初

左布政使李貞復葺之成化中巡撫都御史李
衍重脩後有巡撫某者遘疾弗愈因鐘樓巍立
於軍門之右疑形家所忌檄毀樓上一層議鐘
鼓易位改鐘樓爲鼓樓卸鐘時紐忽絕鐘竟委
地而碎某不懌然竟改置鎔而另鑄聲不逮前
鐘至巡撫邱兆麟仍以鐘復舊樓并葺之入
國朝巡撫郎廷相毀鐘樓焉以其材建藏經樓於相
國寺相傳二樓爲宋祖時建今惟鼓樓巋然存

王朴仕嘗爲樞密使一日謁見世宗曰臣觀元象
有異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今夕請陛下觀
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
於五丈河旁中夜朴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
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
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
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
既拜漸遠而沒火輪小兒蓋宋火德之兆云
天禧二年有黿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土人於其地

建眞武堂泉涌堂側汲之不竭人有病疫者𣂏
飲之輒愈因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區以奉其
神

宣和間禁中有物曰貓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
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云貓來諸閤皆
扃戶嶽廟亦避之甚至登元金座移時或往諸
嬪妃榻中睡以手撫摩之亦溫煖曉自榻而下
罔知所在又陸氏家世舊聞云嶽廟宮中見一
老道黃帽黃衫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面

出婦兒皆有悲泣容燕見必先有聲如雷宮中
謂之猫此又一說
峨眉道者居大梁景德寺戒律精嚴一日有一人
布衣青裘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見於此
明年是日方午道者趺坐而逝至暮青裘人果
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歎息良久忽不見明日
人見書長短句於堂壁上絕高處云明月斜西
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
飛動非人世間筆也

宋靖康丙午春遠方士人補太學上舍常獨坐茶肆中見一道人手執破扇遶街乞錢士人傾囊中錢與之無郄色明日復來如是者三道人曰感汝恩今與汝言一事幸無泄汝可亟歸東京有寇且至士人心疑之然不決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汝不歸耶不信我言悔無及矣遂以布袍遮士人目令視道上行人悉成鬼狀士人大驚明早遂行方至城外道人復相送曰吾無以為贈以此扇與汝遮目所過村落若有

祥符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志

疏　牋　頌　贊　論　議　序　記　辨

傳　文　銘　跋　賦　詩　書目

以上文分上中下三卷詩分上下二卷書目一卷

蓋自龍馬負圖倉頡造字此邦文獻權輿於此矣三古以還遂多著述綜而論之孝敬之式人倫之師上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次也雕刻風雲繪畫日月又其次也詩與文分兩類書目又

另分一類焉爰合志藝文。

疏

唐

汴州嘉禾嘉瓜疏　　韓　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徵茲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

遇於休明

宋

上仁宗脩固京城疏　范仲淹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盱㫰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

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陳之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

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乎絶無險
阨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
淵四面乘凍而度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
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
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恃無堅甲利兵可禦
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
未可三也假使大河乘凍冦不得渡而直圍守澶
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
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

時祿山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在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遼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遼遠衆兵則姦雄奮飛嘯

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

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
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
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
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
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
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
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
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
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

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官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之失禮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間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愚拙惟知報國不知避謗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輙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脩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

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上仁宗乞罷脩京城疏　　　　余　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脩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俱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伏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脩函谷此時關中動揺謂朝廷棄關西

自守今無故而脩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壁
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强弱之勢正在
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
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其利未
集而先致其害况今北敵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
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嗸嗸蒼生咸望帖泰而都
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
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談其害政惟
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

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上仁宗乞罷脩京城疏　　徐祖禹

臣伏聞開脩汴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一丈五尺闊一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脩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

[illegible]宋用臣提舉脩京城大興土功版築[illegible]卜人之情惟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倖賞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實[illegible]姦臣之所利非先帝意也陛下始政戮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全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皆所無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

知大臣何見而爲此謀必以爲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斃乎春秋時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四隣卑守在四境固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民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脩德政而急於城[illegible]

甕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爲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爲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爲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宫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巳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爲方城其濠廣濶

可减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

上三疏或請修京城或請勿修統登之以觀時勢

明

論河患疏　　徐恪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於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爲保全國計之本夫黄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

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之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絶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饑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爲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

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illegible]

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廑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鱉特勑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謂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

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房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堤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於淺澀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

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歷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驫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脩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力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以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

六錢凡鋪丁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曾無匱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有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興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船隻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内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俟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自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

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荆州等處抽分料銀各
數萬兩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
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冰溢泛濫决口日
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
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
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
俻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叅以國是檢臣前奏早
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
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

隸實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illegible]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功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勑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戸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

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府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捍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諸羣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疾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功必力毋

討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之哉伏乞皇上再勑在廷羣臣議處而猶必求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疫禜於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瀆患尙未平亦宜一祭告伏望皇上齋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勑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尋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人協相而成功之可必矣

應詔指陳疏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者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

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樂吾
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
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教化浹
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眞明君英主
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
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
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歉焉恒不自安也乃
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
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

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猶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瘳噫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御

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呈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

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而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善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

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蔽

國無防則紀綱不振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
可救藥故曰四邊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
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
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
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
內官者陰性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
爲腹心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
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倒不可廢邪
夫倒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

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二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但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奸倘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净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

疇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新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絶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憚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

佞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不相率而化於善哉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臣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

司民害者莫甚斂之[illegible]有常數也宜有常籌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宏治初年貴二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巖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戸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糜數不減也此

泒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塲義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乃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驅逐自尊其田土平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發其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干冒禁

[illegible][illegible]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
[illegible][illegible]皇貢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
[illegible]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
昔魯廄焚孔子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
蘇州牧馬草塲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
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塲數千頃
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
廢本業眈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
女者轉而死亡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

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㑹事勢萬無百姓侵官
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
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
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此百姓皆土著之民一旦
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
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
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
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
民徵且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便六漸一日置之

漸夫□□之□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又苦浪費今各□用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

雖欲不賈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
大寇非有若强敵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
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
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
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纔
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非
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
止於鉅萬明矣夫政行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
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一不發倉廪助其不給賑其不

□之類徧察寺觀等劾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者□
道徵以鉅萬人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
徵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
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
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
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
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徃固無食矣今盜
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餓乎徃無衣矣今盜而得
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

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之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即死而愈於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謂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譯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筦籥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然且嘯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儻如不幸前有

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强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覇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

也夫明主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爵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廉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興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

折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姦與玩爲之也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

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葢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番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

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淸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

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禳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

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夬也天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

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
夫須祿列爵則又使貴而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
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
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閒今顧制禮以
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安也今陛下至親
莫如壽寧侯所以保全而使之安亦莫如壽寧侯
乃顧不嚴禮以爲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
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
田土擅拆人房屋强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

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旂[illegible]虞

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道大道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大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潰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

疏幾至六千言朱載堉同本傳中登此以著伉直之槩

皇清

酌泒河夫疏　李及秀

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睿鑒・
勅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
首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士民環馬而泣僉云河夫
重累旦夕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瀆
宸聰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申覆臣竊惟
黃河爲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
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則
民得以悉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

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以致相
督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爲甚臣
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者二
如舊泒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泒夫止地二十二
頃五十畝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蓋昔年荆隆甫
塞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泒夫加倍
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工有限
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爲例乎此一款所當更議
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勉劳而百姓亦有一定

之筋力合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叁差河夫一名每年討民銀五十兩如滎河祥符等州縣或每夫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困況反十倍焉民何以支況河患關乎通省原非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

可滿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爲近河地方亟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則僱覔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爲情理之平乎臣愚以爲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

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欵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似爲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目擊旣眞敢不據實入告哉

漢

牋

薦邊讓牋　蔡　邕

伏惟幕府初開愽選淸英華髮舊德竝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

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
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
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
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
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
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
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
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
之絕明也傳曰牛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

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惟此寶鼎未受犧牛太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囘謀垂慮少加裁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囘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按讓陳留郡浚儀人此薦與大將軍何進也舊志誤以爲疏誤

頌

漢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蔡　邕

大鄭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贊

魏

禹渡河贊　　曹　植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号受大

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宋

河圖贊　王曾

河之圖兮開天地賾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畫忽變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

隔

皇清

彭門三烈婦贊　毛際可

明烈婦聶氏開封祥符人彭生諱行道妻也[illegible]

守閭寇決河灌大梁烈婦挈家與頭闘□□一安□
與其媳郝氏李氏相繼投水以死邑令毛際可見
曰扶輿間氣貞烈挺生芳流巾幗譽永貞珉有
陸梁於明之季圍汴數載虎眈而視堅墉弗墜
以黃流竈有產蛙黿鼉晝遊烈婦凴高躊躇自處
有鎚而登侵陵是懼顧謂諸子爾竄爾逃宗祧之
計母作若敖寺爲身謀寧若全節緩須臾死其遺
靡烈言已慷慨自墜重淵隨波汎汎畢命於斯同
祁曰李覘死如蛻結手相携我衣汝帶若石□□

火焚其廬保傅不至安坐以須亦有楚妃之旁臺
下爲侯金符永歸長夜戚仁取義史冊所褒[illegible]若
奇節聚爲一家我採輿言灑毫而泣以矯頹[illegible]
風下邑

論

明

治河論上　[illegible]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不法禹[illegible]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求之所以[illegible]

使飭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具[illegible]
用爲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寒分築之
責其專在大臣而所謂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
勤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難也

議

宋

梁惠王葬議　楊繼楨

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

葬事大子號期而葬余惟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討
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
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
傳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以爲雨不克葬禮
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具而王制謂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爲之先
備矣然觀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
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拘此於庶人

而必須藉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爲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爲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羣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以爲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爲義此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爲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祥符縣志卷之十七共四十頁

藝文志

序

唐

送權秀才之汴州序　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雅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

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於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奏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韓愈

今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以

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
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
光寵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
俱公毅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
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封三年春將如京
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
之也命某屬藏作詩以鋪繹之愈爲之序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暘景敷煦
握芳蘭臨晴川秉和蠲潔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
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酒風
流遂蔚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尊
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盛未始前聞以
侯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韋
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寮郡佐吏
三賓客暢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
泉前迤邐頫右涯郛邑渺瀰淪漣瀠溢日澄天斜

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遥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襍樹連青卽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須錢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夘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税駕於東焉然後降春流颿綵舟羽觴芳羞綏舞清謳援青蘋髮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已酣於未歌樂只賦旣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不客不敏聞

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
皆賦詩志焉

宋

東京夢華錄序　　孟元老

僕從先人宦遊而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
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
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
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

朱[illegible][illegible]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
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
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
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
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
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亨頻觀
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
成鼎鼐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
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

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
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
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
往妄謂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
爲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覩當時之
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
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
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
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

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葢欲上下通曉耳觀者幸詳

焉

明

吹臺春遊序　　劉　醇

汴昔藩封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往往爲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幾又河水湮没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泯然無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

即古之吹臺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璲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黃公輩同往造焉具酒餚設几席列坐於芳樹之間深杯迭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既風流賓亦醞籍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而有之矣況今歲

憂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得與同遊以適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將歸携吟鞍敧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歎曰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璲乃繪以爲圖列次衆賓姓名俾余敘其事用傳於將來余謂光陰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中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取焉

周易集解序

朱睦㮮

予觀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註周易十七卷據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亦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耳鼎祚解經多避唐諱又取序卦冠於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貢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巘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

[illegible]伏曼容孔穎達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爲
[illegible]訓說義有未詳鼎祚乃加增削予嘗綜其[illegible]
[illegible]宗鄭學者也自商瞿之後註易者百家而鄭[illegible]
元王氏弼爲最顯鄭之學主象數王之學主名理
漢晉以來二氏學並立至劉宋初顏延之爲祭酒
黜鄭置王時陸澄王濟輩皆以爲不可自是河汾
諸儒多主於鄭江左及青齊多主於王唐與孔穎
達受詔譔定五經正義於易獨取王傳而鄭學遂
廢先代專門之業亦復不傳可勝嘆哉夫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世之言理義之學者以其辭耳象變與占其可闕乎昔吳季札之魯觀樂見易象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故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後有辭辭著而後有變變見而後有占若乃顓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岐而爲二可乎康成去古未遠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墜以廣其說均之爲有裨於易者也是編刻自宋季人間稀有存者頃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梓梓以傳庶幾天人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

[illegible]至[illegible]也鼎祚資州人仕唐
學[illegible]以經學稱於時嘗進平吳論預察吳人[illegible]
已[illegible]毫髮爽象數精深葢如此及閱唐列傳與
蜀志俱不見其人豈遺之邪抑別有所載邪因附
論著於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中州人物志序

翁大立

宗正西亭先生受聘纂中州通志歷朝人物既撰
次以傳復取國朝一百四十人倣世史述其平生
各爲論斷凡十六卷藏於家仲氏西園君寓書徵

序予讀之卽予督學中州時與公商訂鄉賢也鄉賢祀諸學宮國家故典予恐其濫乃妄置評焉曰有一鄉士有一國士有天下士一鄉士祀於邑一國士祀於郡天下士祀於省不宜祀者黜公曰不可祀於郡者下之邑已不堪矣況黜耶予曰公之言厚矣遂不果行今觀公所采錄皆河嶽孕靈而毓粹於中和之氣非偏方比然世隆則隆故盛於周再盛於漢又盛於宋特盛於今今談理學者益天下孰與薛文清曹月川閻子輿談邊務者孰

下孰與馬端肅許襄毅談詩者盈天下孰與李
峒何大復其他秉忠義植風紀敦學行展經綸若
鐵南陽軒鹿邑顧太康耿盧氏黃封邱李文達劉
文靖王文莊劉文肅何栢齋崔文敏許忠節曹新
蔡諸公未可殫述皆所謂天下士得一人且足為
一代重若是多耶於乎盛矣昔孔子志三代之英
深慨杞宋杞宋固中州邑公爲斯志體裁渾厚而
文復雅馴萃文獻以鳴國家之盛使孔子可作必
曰吾有徵焉眞良史也公高皇帝七世孫諱睦㮮

別號東皞居士以學行簡爲宗正早歲講業於新
居之西學者稱西亭先生

粵東人物志後序　　　金　立

粵昔文獻不足三代無徵夫子傷之史遷氏表記
古今人物詳矣然或以珷混玉至是非謬於聖人
其抑也不爲訾而揚也顧見病抑何貴也君子謂
立於堂上斯堂下人曲直辨焉深有味乎其言之
也故曰作史有三長博摭惟精考辯惟核擇取惟
公斯其爲堂上之見也若遷氏固罪畢堂下處矣

奚三長足云也且志人物不獨表賢袭以考世[illegible]惟傳信抑用樹風世昭明刈才賢輩出德表信斯風教攸彰是傳志者主在勸懲低昂者衡以萬世是焉得而弗重矣乎夫聖作物覩龍興雲從上有肇運之君下必生翊命之臣朝著純德之士鄉必盛不二之老揚鴻烈章緝熙若唐虞之朝九官十二牧濟濟布列矣然史氏又稱八元八凱世濟厥美云三代盛時俊乂在官雖曰野無遺賢然故家遺俗俊民逸老亦往往表見於簡冊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兩河當天地之中陰陽凝會川嶽靈
奇自此世以來河出圖洛出書賢聖繼作參天翊
運邈乎不可尚已後世若希文君實之相爲百代
殊絕人物伯淳正叔之學接孔孟千五百年道統
其他名儒碩輔未易枚舉迨我皇明重熙累洽道
化沭浴哲士聞人應運迭起而中州哲彦及流寓
尤彬彬籍籍甲於天下故或潛心理學泝泳聖涯
或奮迹經綸攄猷王國或飭行足以正風或修文
足以擅世或鳴鑣提旌策勲銅柱之標或捐生號

義致身首[illegible]之一而或屹立於[illegible]長著於郡邑或孝動[illegible]或[illegible]遺涉水[illegible]如介胄之士[illegible]之流效其謀勇攄其巧智亦往往足述焉[illegible]何[illegible]也天靈石異卉必籍產以明珍大貝南金恒標奇以紀勝而況哲人君子爲國大寶撫其行事又可畧與西亭先生淹貫經史上下前古及當代人物若居層臺而騁望衡鑑周矣而桑土之邦帶礪之地尤其所注心焉爰據考信博以見聞本行實以紀傳因先後而敘倫蓋自國初以迄於嘉靖人物凡

一百三十有奇爲卷十有六各爲論著品裁當而撰述精取舍公而與論協核而不俚婉而有章誠哉其三長之具乎非博物洧道君子其孰能之也夫述聖者必修之踐履相君者當先之大節行貴正而不激文尚華而不靡樹勳者匪生事徼功執義者不殉名自顯立朝本正直忠厚治民在循良子惠孝出純誠遯從所好斯達人之鴻業而哲士之上行也歷觀所志人物卽所標樹大都不踰越爲信乎夜光明月爛若前陳上昭我國家之盛猶

社稷人民實攸賴焉匪古何程匪載何徵前事弗
忘後世之資也曷可廢也祥符屬在省會爲中州
隩區舊未有志自萬歷甲申前令武定李伯仁氏
始肇修之迄今逾三十年人代興廢法令更革不
無與曩歲弗合者余初受事卽欲修之屬以歲之
不易賦役未均百務旁午日不暇給也居二年議
法省賦調停樽節邑事稍稍就理百姓與令熙熙
相安也政有餘暇得緣文學則屬給諫張貽甫氏
宗正伯榮氏職方王損仲氏孝廉張林宗氏開局

纂輯諸生李之本王化行采輯故實克成厥功閱
五月而志成則天象察地形鑒往牒考時制建置
沿革山川險夷風物土產官師人物戶籍田賦貞
士賢媛以及坊表陵墓凡隸在祥符者莫不咸載
余再爲刪潤釐爲四卷爲目四十有五細大畢舉
文獻可徵視昔所纂蓋備所未備允稱一邑之信
史矣稽古者核其事平民者程其法尚友者論其
世摛藻者掇其辭卷帙盈幅觸目可指吏治民嵒
世教土風罔不在茲挈古以證今按籍而思効法

戒畢陳取則匪遠今與士民當覼爲前龜非徒爲記事之資已也嗟乎天下之勢由來有漸始未嘗不厚而後稍漸靡也始未嘗不足而後乃漸匱也則人情之變使之也祥符而稱富庶矣其在於今則非昔之祥符也戶口益增而生計益蹙賦役益煩而民用益侈欲風俗之不漓而吏治之不敝也胡可得也昔李伯仁氏已切膏肓之憂今又三十年法繁民憊視昔不啻十伯之恐盧公見之却走矣靖民厚俗挽今時之困敝而復昔之富庶余固

夙夜蒿目不遺餘力諸卿大夫居宗國而計桑土能忘念乎去澆還醇必有司牧守土者願竊有請也此作志意也若夫稽以昭往蹟而貴聞見則奚以志爲

皇清

重修祥符縣志序

張俊哲

大中丞曲沃賈公撫豫之明年即檄諸郡邑治志事歲維戊戌余猶在長安道上也迨庚子冬余以判開郡如灘理漕歸即庖邑篆每求邑志披閱之

吏人不以實對余益爲之愀然乃事將竣有孝廉朱
子壯行茂才馬子士騰袖志稿揖余而言曰祥邑
故無志始創於李公天麟繼修于王公鶴齡我
朝鼎定始奉撫軍賈公命纂補之值前令未竟厥事
今公以治漕之心治邑其亦以治邑之心治志乎
邑志之不可不梓也在公者一在私者一敢悉陳
焉邑自有九月十七日事西風一浪收文獻於鯨
波中及今不志卽欲效危學士袖果啖老兵得語
卽書恐老兵且旦夕盡矣其不可不梓也公也若

夫與張生浩等六七人謬膺是役晨呵凍夜焚膏者三閱月雖不能事核詞雅可以懸諸國門然一東塵封竟付之蠹腹中當亦撫心而長嘆也其不可不梓也私也余聞之忻然曰志固所當梓祥邑志又安可以不梓乎夫紀載無遺是非不爽士大夫之責也輸資倡衆食工梓木余有司之事也余卽五日京兆安敢辭又安肯辭哉會庖事畢復歸淸署中二子輒晨昏過余商補缺序次事余卽不燗文然憶居鄉時嘗附士大夫末以從事矣茲圖

所願聞也稿旣正授之梓人梓人知余先捐俸以
持鉢以食之也不越月而告成梓人亦有以諒余
心矣是役也無論二子以公請以私請卽余今日
判郡事義似越俎有以余爲公者余任之卽有以
余爲私者余亦任之也匪敢曰以治漕之心治邑
卽以治邑之心治志然於志可以無負於大中丞
公之志亦可以無負矣

記

唐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　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

暨畢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
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
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
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
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嘑刼衆阻兵懍懍
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
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

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餙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宋

汴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汴注于蕭其闕如矣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

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汴汴至蒙別爲獲餘波[illegible]於淮陽東歷蕭彭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溜獲舟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莨蕩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

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邱北者又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菏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菏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汴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涯敘濕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

漢氏河入於汴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汴自滎陽別
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
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
之舊導河入汴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
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
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汴而
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
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
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

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於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决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僞以登於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道

無人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元

汴梁泮宮修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迨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

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葢合禮與樂而擧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葢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朱

衆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廱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邮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已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柰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

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以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傑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

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尊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之有以權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

是以人與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食茹飲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頮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皿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並蓄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蠹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單愚恩日於是乎書

明

鍾公祠記

姚思仁

粵稽秦漢以來大中丞世稱雄峻我明輿分畫方岳廣吏治懇吏不事事特簡重臣授節鉞寵靈以專寄蓋國家綱紀廢墜風化隆替洎有司治縣閻蔀利病以逮兵馬錢穀之計種種操攝焉余之按豫也實武林文陸鍾公爲重鎭云夫豫天地中區也北距漳懷南接汝宛黍邱帶乎東崤函鎖其西綿亘萬餘里不鬼然雄藩大都哉俗尙雖淳雅重

禮義然其地瘠薄寡蓋藏人喜僭厲衛以繁麗爭雄長山澤間多任俠椎埋爲人借軀亡命自昔目號難治矣天子眷然南顧亟得冠倫魁能如吉甫申伯者鎮撫豫州銓垣以公名請上報命先是中州罹歲之厲或暵或蟄或焚或蝗或疫癘農千里亾半菽懷綠林者鼓行而剽宛葉間半蘺爲墟勢蓋岌岌也公以光祿勳兼惠文拜明詔持帑金數十萬賑之躬詰鄉落覈貧窶計口而餼諭富人以毋齷年仍規畫諸策弭其萑苻弄兵虔劉吾民者

於其溝壑者登流遷復罷瘵者保而還之司命爾
河熙熙安不爲害公之力也上特賜褒美以故節
鎮之命下矣烝黎聞公來大喜加額公亦訢然曰
茲固所卵翼者也忍桼越乎肥瘠而亡袵席也且
翳桑餓人爲趙宣子倒戈禦徒以報簞食中山君
以壺餐得士卒挈戈從死矧沐天子殊寵敢悋微
軀乎哉遂冒霜露按部諸郡縣延見父老問疾苦
廣衍高皇帝大訓彰善屏長癉否用短與纓緌譚
道藝亹亹忘勌彈糾一時貪墨解綬去廉循吏樂

爲用其他崇功表節肅禮制課農桑精戎律規儉約釐覽郵圄鑿鑿政書可攷也公忠貞神敏包至大入至細剸繁而不自多舉重而不自勞故西履甫畢而勞憊不起余與公同里且同事方相成而不軋也觀公竭忠死事深爲朝廷痛寧止痛吾私也疏奏於上天子錄其勞覃加郵典亦式閭封墓之遺意焉官寮士民嗟咨嘆惋猶爲報公者未罄也因示祠大梁永無廢伏臘夫禮莫重於祠祀今通天下者惟社稷山川與孔仲尼以絜德校功世

靡麗也其次勤勞死厥事與禦大災患者亦得祠於土地若公再歷中州功業爛然人耳目宜世世血食矣且公爲名執法直聲震慴中外當二王並封臺臣口至黙公不難批逆鱗爭之條陳皇儲宜蚤建天下本至今讀其疏令人竦然髪上指生平慨然維世教直闡濂洛閩奧闡微發鍵一時斯道昭暢若星緯是宗社且嘉賴而往聖來學均受休貺也異日天子振風教下禮官議當如薛文清王文成數儒臣從祠孔子廟堂豈但肖祀大梁哉祠

爲堂若干楹繚以垣捍以重門厥工告竣乃紀其事貞珉復爲樂章三俾奉祀者歌而侑焉辭曰矚天鎭兮蒼蒼渺象漢兮茫茫宮岑岑兮高驤桂棼橑兮虹梁霜露凄兮旌旆揚神弭節兮從何鄉肆容與兮翺翔窮環珮兮璆鏘下章昏兮逶迤冀旭輪兮陸離奏激楚兮嗟誰思酹黃流兮祀致雝周喬陟兮遍陸夷邦維奠兮濊澤遺追往烈兮爵伊靈儼然兮降格儵遠舉兮孔迷寧不流睞兮夷猶度埃風兮浮游駕瑤象兮驂文虬覽人荒兮瞰九

州望不見兮懷湛憂庇我民兮以休明祀事兮于
秋

縣署碑記　　　　　　　　曹金

祥符故陳留浚儀地史稱四通五達水陸都會是
已高皇帝疆理天下罷汴梁路署省部縣九十三
而祥符隸省會繁號第一何以故蓋直指藩臬長
諸大夫郡守丞以下羣然分部臨之而清戎督鹺
屯馬榷儲恤眚臺省部寺諸使者暨四方銜命之
士又夙夜于旌相望於道有司卽疆有力者率疲

於奔命不遑食息小民供億困憊從可稽已此猶其正也廼有事關八郡猝然而舉徃徃督具目前則偏之爲累不可勝窮洪武初編户百七十有五逮正統中纔七十年所而耗者什二今更百五十餘禩溝壑轉徙殆且過半曷以堪事余嘗有慨於中曰當途者而所司或引嫌莫以狀聞吾恐邑之日削月枯不陵夷郎墟不止也今天子隆意民牧銓宰體明德求良吏才得祥宇李公來領縣事雅抱左右斯民之志故始至輒問民所疾苦究含者

登耗之谿而觀焉謹身率先日孳孳務寬厚康西與民休息尤毅然以捄偏庇民爲己任一切條画蹺然如星口麗天蓋專一子惠而非汲汲務名者也甫期月而政成聞進父老於庭問前令所有諸蹟赫奕可法程者邑故無專乘而凿凿二三父老無所省記公作而歎曰前事不忘後事之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非予之責而誰耶於是過余請記題名余謝不敏而感公之加惠敝邑意蒸蒸厚無窮敢不敬諾余惟太史公表漢將相名氏藏已

以詔來者後世師其意爲題名要以彰媺惡示懲勸云爾宋司馬文公正紀諫院題名曰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議之曰某忠詐曲直嗟乎獨司諫也哉祥邑肇建迄於今二百餘年闕而不錄豈賢者曰不暇及而否者幸其亡所指與余聞見寡陋爰稽載籍詢故老歷歷得三十六人名氏而歲月官階皆湮遠莫得而詳焉嘉隆來耳目所睹記惟重慶蹇公理菴之嚴明涪州劉公懐竹之仁恕二人最爲已愛民而民到於今思之其繼今以往流芳遐

□□數千人以嘗試於不測哉今年己卯公已遷左使貢在事迺謀諸右使張公曰院以貢名要在額俊策勳王家視官舍直蘧廬耳今有於官舍一弗當輒舉中人之產不少恡第令吾審時務節約提調之謂何會侍御蘇公慎重文事按節他未遑即詣院周覽指畫具有成議以聞於中丞周公訢然亟允所請於是程功度能卜日與事鳩良材堅甓以振起其頹壞而金碧丹堊之一洗堂廡臺榭門戺垣墉之舊悉與更始其號舍二千八百有四

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來會御史坐門屏簷溜下不能容今增深廣七筵拓以重軒儼然一堂焉徃檢覈士諸司府率當衢結廬以居創置二廳署於院門兩旁左曰司廳右曰府廳皆門二重庭三楹東西廂六楹至是內外巍乎煥然一大觀矣經始於春正月七閱月而卒工財用出公帑二千金民無所預郡太守薛君嘉成事來屬余紀諸石曰斯於闈宫厥事述頗舊矣乃此貢院因仍落寧歷甲子而大備於今日當事者甚盛意也歲士

[illegible]諸來者余謝無能爲役而又撫今懷昔
[illegible]亡於言夫人精神智慮竭於安舒而縮於矜持
何者勢固然也始余爲諸生兩試於此同事爭相
競勿燭即不第末耳太以發士之嫚而使人兢兢
然罔苟且畢事如朝廷簡士何今而後世之操鉛
槧業其中者相與竭意研精道於憒憒何其幸哉
抑余有所感而願竊有所想焉昔神農作市致天
下之貨交易各得其[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玉傳集於市聖人
得之以爲寶雖然京院大會於海之髦士人抒所

蘊珠璣琳瑯璀璨鬱聚圃一都市也使士而鮮是
登天府為士大寶上下無負各得其所以稱於天下
後世占仁鄭公院之修也得士為實則其功孰大
焉淇成號連城而藍燕石以藏當事緹巾重襲端
翼以發燄為羅人笑之如文院廬軍何頃者余聞
諸星家者云歲星當梁宋之分而考之權氏貞應
有曰端人吉士連茹播職今院之成適逢其會不
謂發於人格於天哉是役也周公金鑑平涼人歸
德邑遺長垣人鄭公名雲鎣閩縣人張公名天

擢深州知州薛守名綸天成人與進士董役二郡丞請封薛君選衛輝李君思寵俱岸縣人舉人倡議協謀於始得書而鄭公之滋河藩也三易官箴端表軌物明照秋毫剔利剔蠹百廢具興此其槩云

宗公祠記

袁貞吉

萬歷庚辰豫章袁子再視河南學政乃登有宋氏故墟北眺李固渡環視宗忠簡二十四壁及連珠砦故處鞠爲草莽不可復識於是俛而思仰而嘆涕潸潸下蓋傷其有臣而弗克究厥施云及詢忠

簡祠祠在武成祠右創自前巡撫陽華章公而祠事不舉衷子乃按宋史陳宗忠簡往蹟白撫臺周公暨褚公巡臺許公檄郡邑守令歲祀如典或問衷子曰祠何祀衷子曰祀忠亦祀功也曰忠簡忠矣若夫中原板蕩二帝蒙塵宋之創也曰甚忠簡忠謀讜議卒莫能用藎弗克究厥施也功則云何衷子曰唯唯否否夫人臣之義惟利社稷永國祚爲上保土次之舍是何功爲當女貞之入也康王嘗再使其軍忠簡邀而謂曰肅王一去竟不[illegible]矣

今敵又詭辭以誘大王顧王勿行及都城陷趙氏
舉族皆北康王固無恙乃正位握符使宗廟血食
者幾二百載是誰之力也使當時無忠簡則無康
王無康王則無南宋所謂利社稷永國祚者非耶
或謂女真濟李固渡忠簡不躡其後乘輿北遷忠
簡不死其難斯言固矣然當其時內無重兵外無
强援苟捐軀赴之雖得死所如天下事何忠簡乃
草二十四疏乞回鑾復舊都安內攘外以雪不共
戴之耻竟不果行憂憤而卒垂絕之餘猶連呼過

河者三悲夫悲夫使百世之下聞其事思其人嘐然永歎涕潸潸下别當其事哉若忠簡吾獨傷其弗克究厥施也忠簡嘗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有保土之功土人至今思之不忘陽華公乃因土人之思而建祠祠禮成余復爲辭書於麗牲之石俾祀者歌之以侑享云其辭曰采蘋兮河皐涓罍兮清流華予裳兮沐蘭湯奠美人兮弭遊髣髴兮乘雲蓋欲下兮夷猶夷猶兮奈何蹇予思兮涕滂沱雲[illegible]蜷兮若有顧慨長望兮浩歌坎坎兮擊鼓吹